



記

五十四





州山集黃之卷目錄

記

遊清閑寺記

遊法皇寺記

遊吉田神祠記

遊泉涌寺記

遊御香宮記

伊勢寺記

伊勢寺後記

遊金龍寺記

遊南山般若院記

遊石田記

登稻荷山記

遊鷹峯記

重遊鷹峰記

五首





州山集黃之卷

記

遊清閔寺記

清水寺瀧之下南行百步許踰一山梁出路如  
 向大路而山深人稀森々松樹不知幾株東行  
 里餘而入衡門之中是清閔寺也其地寂寞無  
 塵名與境固相得余逢僧而問此寺始於何代  
 開基祖為誰耶僧荅曰戒山久廢而無古志口  
 碑尔磨滅唯傳言佐伯公行所州創也下氏所



謂僧正モ不知何人失其傳者皆此類也山有高倉帝御陵石壇殆平方丈上有一箇土饅頭植數株楓樹不得無懷古之意矣右有小廬峯左有新日吉峰見其間者洛陽之邊也有人指曰此景非如展扇乎余曰真似我舍那大殿西郊山水處人烟亦非其畫圖乎凡洛東名山古刹為魑魅魍魎之棲貯粉黛秦淫哇游人紛錯無地容足此寺實清且閑者去聚落遠也所按

謂僧正即道我  
也見兼好集

遊法皇寺記

法皇寺者在明星野西北所謂乙訓寺也昔推古帝肇開斯地當於帝之一百回忌弘法大師修曼陀羅供于茲寺秘大師像謂之合體大師問之乃曰是八幡之面而大師之形也八幡英大師刻之合之因以稱之寬平法皇脫屣之始為行宮由此更名法皇寺云爾來經數百年而不廢伽藍之外僧院十二濟々如也于時凌衆行非法而爭鬪有南禪伯英禪師居法皇寺之



側蓋有德之人而時君歸之於是乃命英考其  
狀遂悉擯十二院而賜地於英直至今百有  
餘年成禪者之有矣嗚乎其祖也創業垂統為  
可繼焉貽厥不繼其志而行非法之事墜其緒  
失其基可不痛哉世傳明星野推古帝離宮之  
地也

遊吉田神祠記

今茲夏仲步自州堂將遊吉田山下值雨倚山  
陰施無畏堂憩息焉已而造社頭社頭請額蓋

非今時之筆本宮高揭日本最上日高日宮八  
字其下有大元宮三字余問神官曰嗟峨天皇  
宸翰也兩宮者清水谷某筆也其餘則吾不悉  
之中有額亦妙筆也扁曰日本國中三千餘座  
天神地祇八百萬神嗚呼吉田其神之都乎余  
十餘年前故來尋兼好法師之跡人無知者唯  
傳神樂岡之池者兼好自摸猿澤池也貞德老  
人曾語余曰昔丹山幽齋構居於吉田山中名  
隨神菴吾以獨結州廬沒之者有年矣我子昌



三時始二歲咏々而泣吾不知日詠和歌數十首而受批評嗟乎隨神庵今安在哉老人已亡矣人去而境留境不久之不可知獨可留者其言而止矣其言不記誰復知其言

遊泉涌寺記

泉涌寺之額者張即之之筆也至今泉涌二字秘在方丈墨滴淋漓如新離筆也壬寅之春携二三沙彌遊泉涌寺入門而遠舍利殿乃涉石磴至雲龍院登堂徘徊余甚少抱病於江府

歸鄉而養一年矣于時雲龍周律師會講法華余僦行者家於門前而日屏乎講座之後六月一日律師自雲龍院移居方丈預聽者彌眾僧徒殆千人白衣男女滿庭擁門散日至當生切利之文而引法藏師救母因緣半說之哽咽而已久之乃曰嗟乎如已者奈何為救親之若斯哉涕泣不已四座為之潛然今顧之幸已之歲也余竊慕律師德儀嘗告律師言吾欲出家侍否律師曰子甚少出家未晚也會裏有豪傑禪



僧<sub>一</sub>每<sub>二</sub>語<sub>テ</sub>人<sub>三</sub>曰周公之履耶吾取<sub>レ</sub>之周公之糞耶  
吾除<sub>レ</sub>之<sub>レ</sub>人<sub>二</sub>之心服<sub>ス</sub>如此後<sub>チ</sub>經<sub>テ</sub>八年余遂<sub>ニ</sub>出家<sub>ス</sub>律  
師沒<sub>レ</sub>既<sub>ニ</sub>有<sub>レ</sub>年矣余每<sub>ニ</sub>遊<sub>ニ</sub>泉涌<sub>必</sub>登<sub>ル</sub>雲龍院則興  
懷<sub>レ</sub>舊<sub>レ</sub>之感<sub>ラ</sub>既<sub>ニ</sub>歸<sub>テ</sub>而語<sub>レ</sub>之童子側<sub>ニ</sub>記<sub>ス</sub>偶<sub>レ</sub>客到<sub>リ</sub>也  
不<sub>レ</sub>得<sub>レ</sub>悉<sub>レ</sub>之

遊<sub>ニ</sub>御香宮<sub>ニ</sub>記

舊<sub>ニ</sub>御香宮<sub>ニ</sub>者在<sub>リ</sub>伏見東岡萬松之中<sub>カ</sub>深<sub>ク</sub>過<sub>ニ</sub>石  
華表<sub>入</sub>小樓門<sub>渡</sub>小石橋<sub>一</sub>殿巍<sub>然</sub>殿與樓門  
皆<sub>以</sub>茅茨<sub>蓋</sub>之<sub>以</sub>竹<sub>為</sub>籬<sub>制</sub>甚<sub>淳</sub>素<sub>致</sub>使人<sub>不</sub>

覺<sub>レ</sub>肅<sub>然</sub>也余投<sub>ニ</sub>杖<sub>ラ</sub>松根<sub>黙</sub>然而坐<sub>寂</sub>無<sub>レ</sub>人<sub>聲</sub>唯  
交<sub>レ</sub>啼<sub>鶯</sub>鳴<sub>鳩</sub>而已<sub>久</sub>之<sub>皂</sub>隸<sub>三</sub>四人<sub>呶</sub>  
而來<sub>探</sub>鬻<sub>下</sub>各<sub>擲</sub>錢<sub>以</sub>手<sub>加</sub>額<sub>曰</sub>河<sub>尊</sub>而立<sub>立</sub>  
視<sub>余</sub>在<sub>側</sub>黙<sub>然</sub>相<sub>顧</sub>踟<sub>躕</sub>而退<sub>則</sub>見<sub>レ</sub>人<sub>之</sub>有<sub>心</sub>  
矣余乃<sub>起</sub>而步<sub>樓</sub>門<sub>之</sub>下<sub>同</sub>遊<sub>皆</sub>作<sub>詩</sub>而成<sub>心</sub>  
余<sub>亦</sub>為<sub>一</sub>律<sub>其</sub>一<sub>聯</sub>云鶯<sub>啼</sub>談<sub>法</sub>鳩<sub>喚</sub>唱<sub>空</sub>  
以<sub>此</sub>語<sub>人</sub>相<sub>笑</sub>而去<sub>南</sub>去<sub>斜</sub>行<sub>古</sub>城<sub>之</sub>中<sub>其</sub>  
間<sub>松</sub>石<sub>相</sub>雜<sub>路</sub>徑<sub>差</sub>佳<sub>又</sub>南<sub>出</sub>西<sub>折</sub>北<sub>向</sub>而入<sub>于</sub>  
一<sub>門</sub>門<sub>雕</sub>壽<sub>子</sub>是<sub>今</sub>之<sub>御</sub>香<sub>宮</sub>也<sub>有</sub>石<sub>華</sub>表



玲瓏而新記曰已亥之歲紀州太守建之惟因  
所產土神也因思昔者豐臣氏築城此地以盡  
天下之美六十州諸侯畢集華館鱗列而尺地  
莫非其處今也則烟霞之樓耳使寂莫枯槁之  
士遊于茲者由此也如彼繁華我豈敢印跡耶  
世之所捨我之所用我之所用世之所捨世與  
我相反往々如此

伊勢寺記

寺之東南峰巒森列如行如立如坐如臥其憑

虛偃蹇者瞻駒山也其西南連者金剛山也  
出其後而隱然者葛城山也天河掛乎中而如  
落於九霄也禁野交野與青密紫羅相發揮見  
于東而神秀者鷲峯也烏帽子山巨巖突兀如  
戴烏帽以巖名山其南鬱葱者獅子窟也橫下  
剝窺者波瀵也平疇萬頃長堤一帶河水如練  
山野村里綦布星羅不可具狀也方丈之東相  
去數丈山之北出者翳其東面之美如明月半  
在雲觀者以為恨也高槻城主家臣田中勝次



為之發志具雨截之瀉城士庶見義勇為不日  
而成山水之美無餘蘊矣於是乎勝次寄狩野  
安信畫維摩像及龍扇之三幅莊嚴其方丈而  
復附齋田若干賑其香積吾聞此寺荒寂年久  
門庭州深前住宗永喬中興之力稍復舊觀勝  
次為之檀廣之地大之觀勝乎舊觀也遠矣距  
寺門數十步右有業平之墓俗之呼中將墳者  
也左有能因墓鳥丸垂相光廣作和歌記之其  
歌詞見在古曾部土人家三仙之跡鼎峙蓋以

類聚者乎惟伊勢承和歌道於在五中將又記  
中將之事悉之能因嘗過伊勢舊跡迺下車貴  
其道也三仙之相枕藉蓋有以也其南粉堞碧  
尾之掩映乎喬木之中者高規城郭也當前松  
樹森々者管神祠也當後溪山幽邃者金龍寺  
也鐘聲殷々使人每感能翁之舊題寺有伊勢  
祠其旁有伊勢碑羅山子撰文宗永立之祠中  
有石瑰奇似人之狀宗永嘗新祠移其石下有  
一面古鏡徑可五寸背文六蛟雙々相戲色如



碧玉蓋，非倭工之所能也。面有土花之痕，光猶照人。庭有數株花，木是謂伊勢櫻。委其花，盛幕庭而開，燦爛如錦。花時黃檗隱元禪師遊此，為揭書之。其徒無上獨立，皆同題焉。凡騷人韻士，來于此者，未嘗有掩口而退笑。雖其俗客，亦無不言嗚呼佳哉。斯景也。今茲孟春之杪，余來高槻養痾。一日勝次請為伊勢寺記。余乃與勝次登伊勢寺瞻眺。終日勝次指點而曰：此某山也。此某山也。余立而望之，坐而觀之，眼如欲穿而

終不得其彷彿。况復花之晨雪之夕，朝霞暮靄，岫雲村雨之相變幻也。風帆沙鳥之相出没也。縱有香山之詩子瞻之文，未能得而盡其妙矣。唯非住之久，視之熟知之，曲樂之深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伊勢寺後記

余作伊勢寺記，病餘懶，援筆口說，令人書。是日也，天暖霞蒸，遠者多不見，近者如在羅縠之中。尤苦形容日景，俄州不既者，多之山下。



有功德水田畝之中結藩護之叢祠華表在水  
之許勝次行語曰此水往歲一夕湧出沾田者  
居多亢旱不枯民以賴之余謂是中心有蜿蜒  
之蟠何其水之靈乎或曰鱖魚甚夥人漉之而  
已余曰昔白龍化或魚遊清冷之淵龍之化鱖  
不可復知我願以之傳人禁其取焉乎余特惡  
鱖者為其生烹而用之也夫鱖者賤魚也且  
以不足一食之美而殺無限生吾不知其奚若

遊金龍寺記

陟山二里餘至龍池畔攀目如入雪山是乃白  
櫻埋山也霖雨之後花盡開矣而味見一花委  
地辭若月之在望日之在午也久之入于文室  
壁掛妙法蓮花經五大字則文祿帝宸翰也午  
時山主設齋既畢登堂拜普賢像是千觀師親  
所雕造以地藏毘沙門為之挾侍即千脇侍也其  
寶殿中畫彌陀及二十五聖漢扉觀音勢至併  
巨勢金剛筆也自此上影堂謁觀師遺像師生  
未面無瞋相常含笑今見之固然因之俗號



此像曰笑佛為已而又入文室無緇無素低頭  
沈吟有和歌有唐詩各自述志之所之須臾雨  
飛風狂林木震掉或花片隨風而去將暮初霽  
微陽映花如新出浴未曾見一枝減春也因思  
當人之壯也侵風雪而不寒飽飲食而不傷而  
其壯時我它日有此風雨吾恐盡枝而辭矣  
於人可不慎乎余少小多病未老質如蒲柳而  
無故到于今者因唯慎也而年々為養疾來于  
高槻山主乃介槻城佐氏某需余修能因法師

傳余素才乏和漢而識以缺纂之既難筆削  
難然無所辭儻筆綴輯若有大才碩筆見之則  
不知何等可笑也既又課童探後拾遺而下撰  
集得法師和歌六十餘章併以附之亦助讚佛  
乘之因而已矣夫金龍寺距高槻不甚遠余凡  
遊此于今四回歌詩俱多嗚呼名山古寺信亦  
有緣者我壬寅二月念四日州山不可思議記  
遊南山般若院記

其山雖不高遠阻聚落幽僻可欣名曰南山開



成皇子之所開所謂安岡寺也寺歷興廢今存  
者僧舍四爲頃日新堂安如意輪大悲像乃皇  
子所刺也多聞天在其右不動尊在其左皆彫  
刺巧妙也山上高處有石塔僧指之曰是皇子  
藏石經般若之處其經每石一字天童聚石皇  
子親書余脫屣而進顧謂僧曰此許迴垣使人  
無繇可乎僧曰然山下樵子必能知之不敢徑  
踐但爲外客未能知者爲之苟善矣山上一望  
攝之山水如畫只憾無一亭榭人可遊眺耳僧

延而入一坊壁挂十六羅漢畫燈俱新問之僧  
曰沉令畫而燈未乾而曝之耳余竊嘆寺之荒  
寒者多鬻舊物且爲一日之活可貴此僧之如  
此其勤矣後有堂潔淨無塵安虛空藏菩薩莊  
麗瑞嚴僧曰是管丞相所造也余就求靈寶及  
緣起僧乃多展畫像其中不動像最奇古也五  
色雖漸落神彩逼人僧曰智證大師之筆也聖  
德太子像亦奇也又有三千佛像僧曰每歲十  
二月自朔三日依佛名經日禮千佛至今爲式



已而余繙綠起坐客側聽日影已斜余疾舌讀  
之八百餘年之事須臾經過若夫長之興短誰  
得而思量讀了揖僧而出

遊石田記

由州山至石田其間山徑可愛時方春晚躑躅  
交路紅々紫々如鋪錦繡行數里距山巔有澗  
松樹古怪可悅其樹雖不甚高而稚松之中獨  
昂々然若野鶴之在鷄羣乃憑其陰展席而憩  
一顧靄巒烟水設色娛人可忘却前程矣遂達

平石田是栗栖木幡之交也余謂萬葉集中云  
此品石田者蓋是也宅主新開卜築清幽稱意  
簷外之山乃來時之路也澗松如逐人於是乎  
七友探題咏和歌其中所謂嶺松蓋取彼澗松  
也明日訪鴨長明舊蹤幽居之態其方丈記盡  
焉而今所見猶有不盡者余遊此已三次每次  
歎為之記未就有巖俗名方丈石或云千石  
高二丈許其上巖平而可坐數十人皆坐作詩  
余歎詠倭歌而嫌其醜因賦五言一律甚醜



可謂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嗟乎是二何  
心哉我非風騷之人唯因興遣興而已耳偏途  
過日野法界寺所謂日野資業所創建今也荒  
涼不忍看垂夕反乎石田此日偶三月晦日夜  
來分韻賦詩惜春之別夜深猶不睡何知吾輩  
為賈劉曠世之友也夫以千載為一日心也以  
一日為千載心也仙塵佛劫一局半日無非  
我心之延促吾以千金之刻為萬劫之春豈須  
其戀不睡哉即寢寢既三鼓矣

登稻荷山記

稻荷山我隣峰也出戶則積翠可採為吾聞其  
勝概也久况乎古者神人異僧之所窟宅也夫  
余為性也好山水古蹟甚矣且棲遲乎州山七  
八年矣而未嘗登此山者獨何哉一日稻山信  
詮親光來誘登山二子為先真相隨而行披松  
間涉石徑而臨一池松影如龍蛇碧淨醒人登  
半而疲矣倚樹陰而休焉余特疲而臥以岩為  
牀久之未起遠山如函宜當臥遊從此又攀峰



俯谷涉岩壁而下。一溪其壁間，乃神座之跡也。號其溪曰御前溪。溪有楓樹，所謂稱荷山之楓是也。昔有瀑布，布山荒溪，枯今則亡矣。而猶暗水涓涓不絕，如帶若過。亢旱，村民叩岩求雨，必有應。烏是無靈物而然哉？何為乎水之涸也？其旁曰房崖，昔有僧房，為此名也。舍之又躡一峰，險如側掌，一步一息，唇焦而無水。于時磐梨多熟，嘗之止渴，人或憐此，來身升已，又降石級齒，隣之有岩，魁奇可驚，問之曰：雷岩，昔者神僧咒

雷縛此岩，因以稱云。余意神僧蓋淨藏也。其傳曰：或棲稻荷山，令神童執花水，余以是知之。已而臻絕頂，則東西南北山水城市如倚牀，瞰盆池之中，實寰內之絕境也。山有三峯，相次而高，所謂上中下三社之舊址也。嘗聞有影向杉，今雖杉亡，跡猶存。余偶忘之，不問焉。既下，遊乎池上，詠而歸，歸以磐梨躡遺母。

遊鷹峰記

癸卯之春，養病於京北，二三日矣。一日登鷹峰



至妙解庵江南常隆此卜居焉余知隆也久而  
余之病且懶也今日見此居矣居也在所謂鸞  
峰之北開戶山色滿室一室潔淨庭際無塵閉  
花幽州寂寞也室內安釋迦坐像莊嚴尤勤其  
傍構幽軒明憲淨几之前置一箇蒲團有數百  
卷之書吾聞隆也攝州浪速人四十六歲頓出  
塵網先是未曾解文字始習法華通徹八卷而  
寓洛北松崎學天台諸部八九年矣一時陞猊  
座執爐秉拂演說如瀉人咸歎晚學之底績矣

昔者脇尊者八十出家年少嚙之曰出家之業  
在明二藏八十沙彌豈能之乎尊者孳々不息  
脇不露席三年廣明三藏蓋尊者也權者權能  
引實隆也有烏相話入夜遂投宿也明日遊太  
虛庵近年築堂於其南而修唱題三昧結伴十  
二人稱唱十二時讀誦三時歷寒暑而不廢同  
志之外來而共修者稍々有之適當午時鳴鐘  
讀誦余預聽之久竊謂未法立行唱題為正讀  
誦為助夫七字之中牢籠法界斡旋天地包括



六度收攝萬行不蕩妄情妙復性本不移一步  
直至寶渚昭々爲赫々爲雖然菩薩法眼猶如  
隔殼二乘眇目如盲如瞽唯佛與佛乃能見之  
知者則謂高也廣也大也圓也實也不知者則  
謂卑也隘也小也偏也虛也嗚乎高尚者高尚  
卑劣者卑劣斯之謂歟既而造知足庵謁龍師  
師年高德邵慈容使人服師嘗親書寫法華經  
每字三禮造堂安置堂無餘尊唯以此經爲本  
尊是則法華之浚旨所謂諸佛師法之意歟讀

誦經行三時不廢結廬相隨者多矣余昔日故  
來訪師師會出笑不得相見悵快而歸爾後不  
幾入浚州山房抱病于今十年而病身未死師  
尚健今日遂始願嗟乎因緣時節信有是乎

重遊鷹峰記一

又登鷹峰過妙解庵庵主近日將有東關之行  
因爲話別及黃昏止于淨光庵時三月二十五  
日也其明過常照精舍初見與學習講主而陟  
前山瞰都城山水郊野如視掌中物亦有所謂



小天下之意也信知遊乎方外者以官家為樊籠以爵祿為桎梏以王侯為蠟堙以富貴為浮雲宜矣隣峯之備為余言此兩山之間有石門亂世之時曾為要地今則普明庵十境之一也余從僧而往兩巘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水涼以從其間落側有巨巘高數丈許尤為壯觀余明日歆登普明庵與僧約而歸

二

淨光庵遠近皆山也其遠而奇者北山之諸峰

也又遠而壯者磨峯之列嶽也其近而靈者雷社之岡也又近而佳者白雲溪也溪之上有堂可入西統而言之一張西屏耳此居也青山之外又無人家野田之遮目者雖居不浚而如在平渡山幽谷之中吾甚愛焉凡居太高則城郭民家郊野田里紛然交於睫雖可大觀亦可擇也太卑則喧囂怒詬鼓吹歌舞可厭可惡定力微者豈得為之不一動心乎此居也非高也非卑也無可擇也無可厭也中道第一義之居也



因思人之行道，如也。太高則遠，俗太卑則混。俗得其中者，上求下化，殆庶矣。乎余歎特為之記。且埃病愈日矣。

三

雨霽，欲登普明庵。出門，路徑未乾，斜入太虛庵。過由信行者之室，行者乃常唱題之稱首也。其室面鸞峰而枕溪，東南佳景掩映乎松樹之間。洛陽之煙靄如水，舟岡即盆景耳。余歎題一詩，不就。乃與道人辭去。下山沿溪過一野，約傍鸞

峰下而行，有岩橫出，二丈許高，半之其面如砥，光如鏡，乃名為鏡岩。立岩下者，胡漢齊現，俗說昔源君義經臨此，自整戎衣，因得名焉。後此而返，抵普明庵，有柴門而關，驛夫守之。余令告之曰：吾與某人約，故來也。某人在乎？否？夫曰：某人今也行矣。又令問之曰：為何之？在遠乎？若在近，吾待其歸也。夫乃怒目奮鬚而厲聲曰：嗚呼！已不逐彼而行，遠近非已所知，而旁若無人，余莞爾而笑，親對之曰：其然！某人既歸，子其語余之



末此

四

其晚普明庵之僧來謝向之不過乃將余而行  
 既入柴門過浮梅溪經再來松之下而升寂音  
 堂遠轉輪藏而入丈室東軒乃挂乎十境詩二  
 其一林羅山其一明之元贊也贊詩則十首皆  
 異體羅山唯絕句耳余贊爾一過歸而憶之竟  
 不得一為繇其登夕陽樓渡楞嚴臺僧指山言  
 此山十四五年前只是茅州而已今也岑蔚至

此余乃視鷲嶺之諸峯而頽山而已無尺木之  
 可入目者然鳥知昔日不雲樹森也又鳥知  
 丹樓珠塔之不相聳乎其間也於乎成住壞空  
 之外山河州木常相乘除它日又成溪山巨剎  
 不可知

五

兩山相並而西者曰鷹峰東者曰鷲峰俗說鷹  
 峰者昔有鷹巢此峰因以名焉然則鷲峰亦有  
 鷲巢此乎皆未可知也余每痛名山勝跡之無



志高僧碩師之無傳矣或曰鷲峰者空海師名  
之

艸山集字之卷目錄

記

淨光庵記

太虛庵記

常照講寺記

三遊鷲峰記

登石山寺記 二首

自石山至岩間寺記

鳴瀧大黑堂記

波瀵石記

僧伽梨記

三國傳來大衣記

北野法華寺記

尋猿丸舊跡記



州山集字之卷

記

淨光庵記

妙子假居於北峰之雲而觀病患境有日矣一  
 日與客倚欄見山不覺拍欄而長吁曰於戲乎  
 大哉妙哉此居也客曰子何謂也地不滿百步  
 廬不過數丈山圍谷遠唯此一窮僻耳何知其大  
 且妙哉妙子曰汝不知之乎此不思議境也此  
 地曰常寂光國戒州禪那縣平等大慧鄉此居



是涅槃山中功德林，下清凉池畔，大慈悲之室也。汝見彼峯乎？曰：知見峰上接第一義天，下拖薩婆若海。又見此林乎？曰：平等林。三艸二木，可灌鳥等妙之花，可攀鳥是相，而無相也。無相而相也。空中森羅鏡裏萬象也。汝不知之乎？客瞪目，無言。妙子曰：非其境界耶？汝見彼山與雲乎？山有遠近，淡粧濃抹，不知其幾千狀也。雲有變化，聚散來往，不知其幾千狀也。催雨來而覆山，則其遠近淡濃，瞬息目之間，變作波濤瀉作澎湃。

艸作藻荇，鳥作魚鼈，其木作鯨鯢龍蛇。時得雷雨震動，怒號須臾散，而作幙作帶，作綿作縷，而山露螺髻，函翠黛，設容色，不可名狀。汝見之乎？客仰而笑，妙子曰：乃攀手而指曰：此亦無盡之境也。吾略示其端，汝其數諸日。枝返照一雷社雲，樹二白毫山，堂三北巒，疊峰四前溪，白雲五簷，岩嶺翠六西山，暮雨七隣寺，講鐘八竹陰，小徑九林間，夜月十此只。一時之所見，猶其大略也。况乎四時變態，我言未既，客撫掌快笑曰：嗚呼。



大哉妙哉子之言是哉妙子曰甚矣汝難曉也  
吾示汝以不思議境汝如委石寄假言真汝微  
動至指目前則快乎始符汝心其未也汝若於  
所謂不思議境信得及則不妨與吾攜手遊于  
淨光庵

太虛庵記

太虛庵乃光悅翁佳城之地也翁嘗告乎官闈  
鷹峰之荒穢若干鬱成茂林翁遂築居其間以  
太虛扁焉前京尹板倉氏與翁甚善來服景致

乃令羅山子為太虛庵記依茲名愈彰矣翁卒  
而葬乎此因為精舍明曆中有由信春繼二沙  
門在常照講寺之中始修常唱題之行講學之  
衆相助者多寔乙未之歲十月八日也於是  
又二人胥議欲結社於太虛庵之地翁之曾孫  
光傳素篤佛仍分其地喜捨焉明年三月己移  
居各隨地之高低參差締廬佛殿齋堂具體而  
微入社者十二人二六時中唱題之聲綿綿不  
斷又早晚午時社中咸集共作讀誦之行正助



相藉無有懈倦嗟乎二子其常唱題之濫觴乎  
夫末法要路莫過乎唱題一門所謂本化薩埵  
直於靈山親承此法乃衆生之大本諸佛之達  
道也其曰圓融鳥曰中道鳥曰真如鳥曰實相  
鳥曰一相無相鳥皆詮此法之詞耳如其所詮  
是妙法蓮華名外無體體外無名若以文覓之  
以義取之則非其所謂妙法也吾祖曰今至末  
法餘經法華俱無用矣惟此唱題而已此徹上  
徹下之語乃行者之頂門鍼也或以此語為末

後指南之義者吾竊不取焉

常照講寺記

戒佛之後祖述法華而助出世本懷者像法有  
天台末法有高祖雖共弘法華而其行化之迹  
不同何也良由命有通別時有旁正也教大師  
曰法華真實經於後五百歲必應流傳也大師  
遙指乎末法而曰真實經曰必應流傳人若熟  
讀此文則知通別之命旁正之時之有在也矣  
然唱此宗者必以講學為業者何也法華者出



世之大意也。不舉一化之始終，則大意不彰矣。天台大師說諸大部集其大成，出世之道於此是方顯矣。所謂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寔跡是也。大師之後，相繼講道世興，而今天台一家山云寺，云非不熾焉。唯以論議為業而講學之迹不振，獨在吾宗專攻斯道者何也。良由通命有限，旁時無久也。於是益固教大師之前言矣。元和之間，寂照乾師開常照寺於北峯，為講學之場。去洛較遠，而境閑地淨，講學之後，得其所以也。

乾師之後，嗣而傳爐拂者，曰知見暹次，曰立正揚次，曰三智江次，曰了智健次，曰理性桂次，曰本是理次，曰通明祥次，曰一心廷次，曰興林德次，曰寂遠通令，至興學習，凡十二世。頻以斯道傳焉。今茲夏孟，余偶來北峰，僑于常照寺，密邇每聞講論之外，日有讀誦之音。余謂人曰：凡談林之風，講習討論，以為之勤，而不兼誦經為業矣。此山而並行者，獨何歟。曰：講主自勤讀誦，其不勤者，以為非吾徒也。以是故，耳余聞之，喟歎。



曰吁此山彌興乎昔高僧嵩安州囑得意稜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傳燈多在山寺讀經法事並為物軌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善夫

三遊鷹峰記

秀也東關之行在近鷹峰風光亦將別我遂以孟夏十七日又至北峰其夕雷雨次日陰十九日天大霧乃曳杖出溪水之上悠然見山會有將究絕頂之意因與二三子超溪直上山險無

途披荆棘履巉岩三步一息五步一止艱辛萬狀不可具言已而得路相顧大喜行十步許又失之於此猶豫而欲上欲下數矣終奮然而進之未幾着巔直下山川聚落總在一回顧之中矣時正日輪當午碧落無雲仰照鼻端與天相去如不差遠余顧而戲之言欲聞諸天語跣趺暫莫言即皆坐而默然良久起行行詠一詩乃以前之戲言足之韻尾既下則隨溪得徑不險艱且近相謂言始由此道豈備嘗許多艱辛乎



吁嗟道有難易有迂直何可一日無真師今日  
疲矣不能詳記

登石山寺記一

山也以石名也石之奇也不可復名也而此之  
山不以石而顯而以圓通大士之靈應而高矣  
癸卯五月余登石山會開扉之時也貴賤男女  
蟻屯人氣如烟山色為此蔽矣寶殿之前殆不  
可近遙瞻仰而去乃出而得門下之僧坊休焉  
驟雨時來清涼滿室如灑冷水而得醒也至晚

又登山人漸散而山色復青隔勢多長橋觀湖  
水信奇觀也非詩中有畫孰能寫之余嘗讀竹  
生島緣起曰湖海者琵琶之形也竹生島覆手  
也小島撥也島內之宮殿陰月也白石與竹島  
半月也沖島遠山也勢多鹿頭也自宇治至海  
海老尾也四方之流乃是四結也實天成之標  
相可異焉而今形於此者一鹿頭耳而景豈在  
多少也我明日晨與僧入堂親拜尊像像八  
尺許直坐自然岩莊嚴殊妙慈悲身相感人僧



曰是興正菩薩所造也堂之傍向東開一窗者乃紫式部州源氏所也亦有並面硯最奇古也僧曰是式部之硯也古有全函蝨虫之餘至于此耳又有式部小影上題龍樹四門書式部二詠近衛藤公信基筆也蓋西天祖師立四門判釋諸經論名之龍樹四教也所謂有門空門亦有亦空門非有非空門也式部依之立卷名是故標之也夫以佛敎門出三界苦而羣機之所趣非一

佛於一佛乘設種種門誘導羣機震旦小釋迦以藏通別圓俱立四門有十六之門也若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則知種種皆為權門作者之意蓋在於茲而讀源氏者談何容易或謂源氏者好色之書也不可讀也或謂源氏者和語之書也學和歌者不可不讀焉或謂源氏者世教之書也五倫之道真俗之品無不備焉且欲覽本朝之古莫過此書或謂源氏者佛敎之書也四門幽致三諦奧旨無不示焉和語之不可思議



者也嗚乎一部源氏作摸象之書難矣哉

二

本朝麗藻載源參州石山寺小池蓮一絕其後句乃出朝詠集中膾炙人口所謂經為題目佛為眼知汝華中殖善根是也余因此尋蓮池而無所見蓋山僧不好事不知有此詩蓮池只為此沒也嗟乎豈獨山僧而已哉我俗朴質不好古者舉世皆是也吾庶幾細檢遺蹤為鑿一小沼種數莖之荷而揭此一絕為耳凡為憲多佳

句其代透陵島人詩云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今讀之者不覺悽然又本朝無題詩中石山詩多敦光廣俊茂明等之作也余十一二歲之時從母遊于此三四日因見緣起有五卷而只愛其畫不記一事今也畫不念矣余歎重覽之乃以中秋與山僧期未可定也為憲者參河權守天祿中嘗讀千觀內供十願文感喜之餘作五言六十韻贈為見金龍寺起緣

自石山至岩間寺記



鴨長明外山記曰諸岩間拜石山由是知岩間  
與石山之相接也八月十四夜宿乎石山其明  
歎登岩間問路嶮否曰嶮甚余謂客曰病羸之  
餘吾豈堪之哉客曰歎登則登不堪自途而歸  
耳余笑即出行未幾路已嶮逢太嶮則息百息  
而漸上顧之湖水之景浩々烏南下數百步有  
堂堂藏千手大悲像左右婆蘇仙吉祥天女長  
七尺許皆異僧泰澄所造也寺彌正法澄師即  
創之所謂岩間寺者俗之稱也寺有一僧年可

七十聞之此僧清淨無歎不知有明日性甚愛  
石庭際奇石大小為隊為列如聽生公之說法  
人知其如此以異石遺者多矣老僧乃設盆豎  
之具盤居之朝撫暮摩石皆生光行住坐臥與  
石為伍夫岩棲之士有友松者有友雲者有友  
泉石花竹者蓋各有所寓意矣惟石也性之  
尤靜者也豈非山中習靜者之好莫逆乎不知  
老僧之石癖意在斯歟余歎與之言時石山  
之伴來曰今日餘暇為開緣起茶未畢即下山



歸空明庵暫休已而升堂見緣起五卷之尾有  
平等院僧正棲遲乎岩間之事僧曰此緣起當  
寺座主泉守僧正之筆削後一至三并書第四  
卷冷泉為重第、五卷實隆公之筆也平等院僧  
正者行尊也

鳴龍大黑堂記

遊鳴龍造三寶寺向晚涉西谷昇大黑堂堂前  
有亭亭遠近皆山也其前者名五智山山下有  
巖曰獅子巖有憶廬山之一勝也聳其西而白

雲往來者愛太子山也列其南而如展畫屏者  
嵐山也前有二小峯參差如人之左衽也其間  
蔚然而幽邃者法輪也隔溪洗數株松而見東  
南諸峰層塔突兀出其前者東寺也亭下流水  
潺湲紫林絡岸隱而復見野徑斜橫行人屢過  
有負柴多列者有牽牛獨往者傾蓋望者詩  
人之遊于山也擊鉢默者律僧之出于京也  
漠漠稻田黃雲滿地忽風如波起小路通乎中  
而不見人之過惟見薪之往筥之還爾客指堂



曰大黑神人或呼為倭神是乎曰不也我嘗閱  
大藏南海傳莫訶哥羅即大黑神也西方諸刹  
無不有也或在平香積之側庫門之前刻木為  
之其像一尺二尺其色甚黑蓋是梵天之部屬  
而性愛三寶護五衆云我俗純素而知事者希  
也雖知而精者亦希也不知者復奚云乎不精  
者即謂羣籍之中不見佛不說倭神非梵  
也嗟乎埶井之蛙不安知佛之摩訶迦羅陀羅  
尼經乎曩謨三曼多沒駄喃唵摩訶迦羅耶安

婆哥於是為日高霧歛山默水語吾將歸矣客  
挹我袂強留斯言

波瀲石記

登西山遊何有亭而歸亭之居士共舟送余於  
洪川之上水淺而舟膠乃下而行居士俯拾一  
小石返于舟視余曰吾每好歷書石而石之佳  
者幾希今此石也上平而窄下直而寬長不盈  
數寸而有萬里之勢矣余之歷石之中位居第  
一乎且言之人得物必名焉明皇得枕而名焉



李衛公得硯而名爲司馬相如得琴而名爲其  
爲物不齊而所以名爲一也吾願名之余曰我  
嘗尋乎攝之山水時由舟中瞻彼波瀵蜿蜒如  
龍之偃臥攸然有萬里之勢矣可以寓志可以  
伸懷不獨感五郎中將之故事而已今觀此石  
憶彼波瀵恍如在平淀水之中也嗚乎奚翅見  
其蜿蜒者我所謂岡之松庭之梅院之櫻暨乎  
親王遊覽紀氏眺望皆瞭然乎心目之間何能  
如此其似耶請名之曰波瀵言未既有童卒爾

而曰荒唐乎師之言也此石之指大也雖師之  
觀見豈有是哉吾儕小子尚不信焉况乎居士  
我蓋前言是師之戲耳余輒然而哈曰小子不  
曾聞乎毫端含巨海芥子納須彌十笏室容三  
萬二千師子座信耶疑耶童曰然雖有此言吾  
未之見欲不猜而得乎願師善巧方便解蒙之  
惑余具指曰爾見夫山河大地乎曰見曰試閉  
目看如何曰不見曰開目則見閉則不見然則  
夫旁礴山河大地還入于阿堵之中也驗矣爾



之眼大能多少云何容夫山河大地乎試道看  
童佇思余曰爾返觀其介爾心乎其一念之中  
有地獄界有畜生界以至有佛界若夫起乎斷  
常諸見破因果三世之法毀行乘無諸佛殺盜  
姪種種之業如起念之起此阿鼻燒熱之心也  
若夫耽酒五欲癡獸無恥不孝父母不惻孤貧  
不信佛法衆如是念之起此旁生殘害之心也  
若夫聞即心是佛起淨信心乃知法身究竟般  
若清淨解脫自在如此三德祕密之藏徧一切

處塵之法皆是佛法如是念之起此諸佛常  
樂我淨之心也十界之心皆悉如是其依報正  
報如恒河沙如微塵數其恒沙微塵豈唯千萬  
洛叉那由佗而已哉阿僧祇阿僧祇之塵沙而  
總之在刹那之心中矣是之比夫小石之藏乎  
大崗寸眸之容乎山河大地只是泰山毫芒巨  
海涓滴也已矣豈善巧方便之說乎法爾而然  
雖然諸佛有時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  
爾能信之通使一生無得必作將來之了因種



童莫對居士曰信然雖彼頑石豈不點頭哉吾  
侘日以此居書案而或對在五之談或讀紀氏  
之記而時恬然入乎和歌三昧則非奪取長崗  
置几案之間以諸佛不思議之身土現我心目  
之中復奚疑耶一日居士袖此石造三條坊門  
門把玩之餘輒秉筆書波瀲之字於顛惟居士  
之遇知於坊門非一朝一夕嘗親炙祖父通村公  
而聞和歌之道久矣以故相狎也凡士之無爵  
者或得私覲而在公會則不聽交一臂公爲慮

之每歎薦居士居士曰非吾願也居士少也病  
自好甄權之術而遂得之於手而應於心雖折  
臂之後而弗及也一日公以是聞之於上上曰  
善與之一官迺賜法橋位居士不喜而自是有  
法橋之名公之見遇居士至於斯也蓋夫以醫  
得僧官者國之俗也侘技之得之者必非一矣  
昔者定朝以佛工登綱位釋門董狐不容筆誅  
其果爲有罪耶余謂何必然維摩云經書禁咒  
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雜華



云善達、醫方等諸論方便皆令住佛道是則在家菩薩利生方便之一端也但顧人之得意何如爾居士慮久之剝落乃以金漆認其二字欲令傳之後來不埋沒乎瓦礫之中而復乞余記厥事余已為之名得不為之記乎居士為誰西京收玄子也歲在甲辰夏六月七日艸山不可思議涉筆於霞谷之下

僧伽梨記

三世如來茲著三衣即是賢聖沙門之標幟也

何曰三衣一僧伽梨謂之大衣二鬱多羅僧謂之中衣三安陀會謂之下衣僧伽梨者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著為鬱多羅僧者隨眾禮誦入堂受食則著為安陀會者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著為是三種衣必以麻、苧、苧為其體青、黑、木、蘭為其色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著此衣者外防五塵內離三毒名之曰忍辱鎧曰離塵服曰慈悲衣為是故也今茲甲辰仲秋余作大衣木蘭為色九條為



相比丘快巡裁之圓說性海野叟并尼日榮貞  
昌及優婆塞常祐等縫之共集于稱心庵而始  
于十五日成于十九日凡五日之齋則吾老母  
所供養也於是發願曰願種麻續苧者織者染  
者裁縫者供養者見聞隨喜者共證無上菩提  
同遊薩波若海寬文四年八月二十日艸山沙  
門不可思議謹記

三國傳來大衣記

山階秀典受持佛在世大衣授之松壽須須授

之法華雄雄授之華光梵梵授之妙子麻體麻  
苧厥色木蘭厥相廿五條雖體穿色變而條相  
歷可觀焉甲辰之秋製九條衣之次令加州  
貞昌尼補之昌不化之禪尼也時五十九歲云  
江州信士孕石基法諱日祐號福軒一見此衣  
不耐感喜新造篋而寄焉既補綴畢藏之其篋  
因聊記之以傳諸來葉寬文四年八月廿一日  
艸山沙門妙子謹書

北野法華寺記



寺始名法華堂日像菩薩一時轉法輪之處也  
按菩薩永仁二年夏始唱宗于玉城至康永元  
年凡四十九載化道之迹殆乎遍矣厥初廿餘  
年中棲止不定僑寓無常艸座石床隨處唱導  
實是之時誹謗之徒塞路以故三出帝都矣元  
享元年冬詔許住洛尋賜勅願之地於城中矣  
一化始卒備載乎龍華傳不詳于此爲一時菩  
薩遊化北野仍取芻蕘爲猊座說法七日妙實  
上人時自西山入洛路歷北野偶臨法筵欣然

愜心終竟七日聽受爲於此是乎棄密乘而歸吾  
宗時正和二年也於後妙實祈雨有效擢大僧  
正賜歸大覺則就其聞法之地建一堂繼轉法  
輪矣然堂一廢而不振爲久之成民家之有而  
後關田築宅者皆有舊因此捐而不顧後化荒  
野亦不記矣年矣寬永辛巳之夏日進上人嘆  
靈蹟之湮沒勵志興復乃申官求地具備揭新  
茅茨營建梵宇名妙喜山稱法華寺加旃構房  
舍置學者而講台教諸部廣誘四衆有年矣其



嗣日印一日求予記其興致予嘆曰法之所依  
則在人其處矣非人不能以弘法也非處不能  
以立人也人法處或欠其一則行化之迹幾乎  
息矣日進已復久湮之址而以一言妙法講之  
觀四教之學日印繼興復之志且歆記先蹟之  
靈與中興之勳垂之將來使後人而知靈蹟  
之不可廢矣蓋夫法則有集有錄人則有傳有  
狀處則有志有記三者之不可相捨猶如皮肉  
骨之不可相離也古之人皆必勉之今則錄其

法不狀其人狀其人<sub>不</sub>記其處如不知三者之  
所以相因也而如印之此舉可謂浚得古人之  
遺意耳余雖不斐豈可不為之記哉日進嘗入  
東山遍閱大藏增廣知見逮乎開講於北野學  
者四方靡然嚮風特禪林之茂多挾筴與聽云  
寬文甲辰八月廿五日霞谷沙門妙子記

尋猿丸舊跡記

過勢多橋就南入勢多山中出松山下沿河畔  
而抵大日山直下八島供御瀨也有民村曰黑



津自此涉田上川過關津至于大石大石實可  
觀焉左有川川多奇石布置巧妙而如人之故  
作趣也渡獨木橋至櫻谷有祠曰櫻谷宮古木  
森闕宮有血宮之後曰鹿飛厥岩瑰奇如鑄  
流水如藍激石如絲已而入百谷山有百谷故  
名過谷則曾束村也自勢多至此凡三里餘矣  
余問猿丸大夫舊踪村老指曰去此一里許有  
猿丸祠其地名猿丸巔又有池稱猿丸池余即  
躋為烟雨霏濕衣山徑杳冥然到巔則有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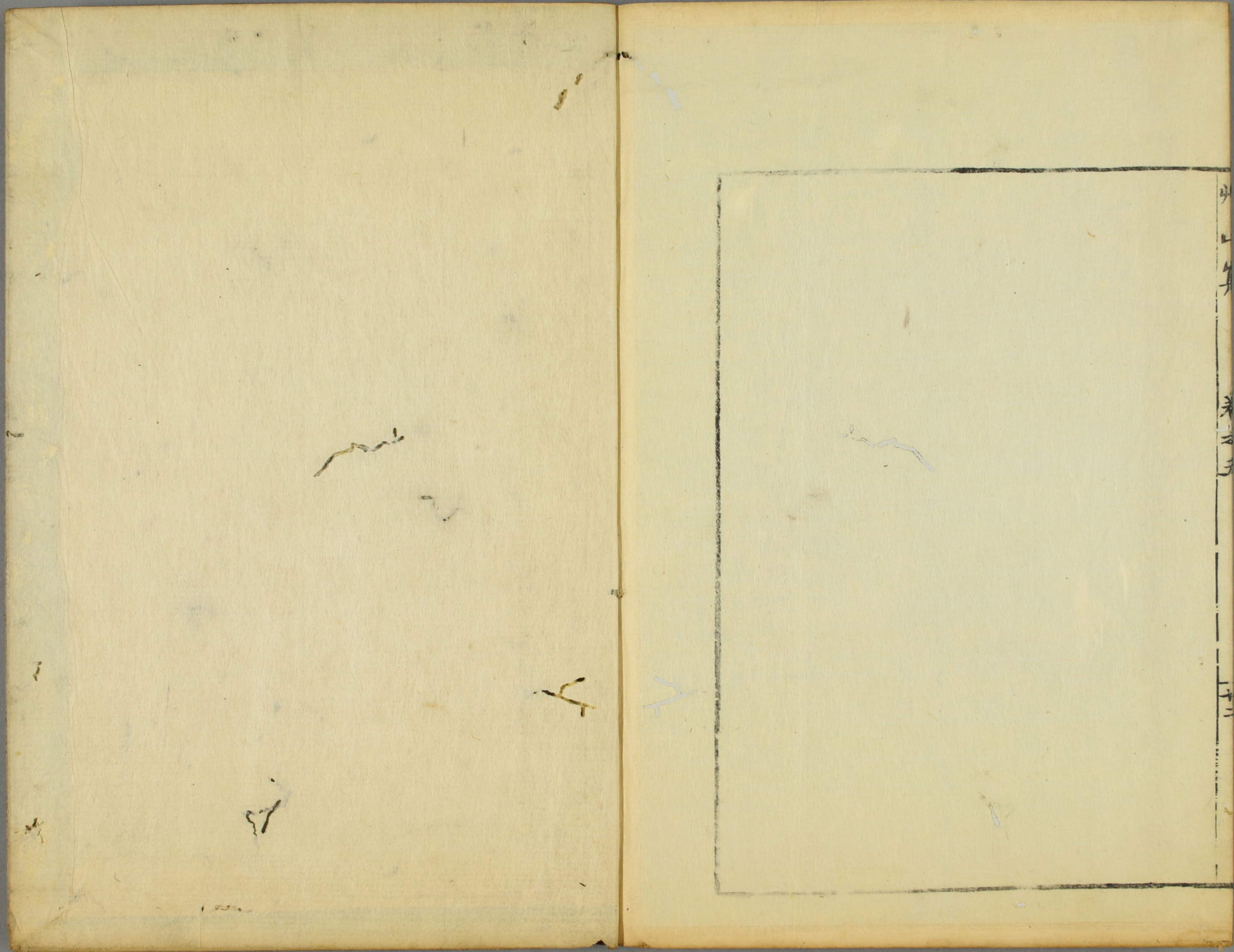
祠余拂榛棘而上時有僕折檜來即把之低唱  
與山歌兩三徧揖而起矣歸村又問曰猿丸巔  
幽邃則幽邃矣然吾想非古人之可棲止者疑  
是其遊歷之處也倘別無稱猿丸之居者耶村  
老答曰溪上有岩居或謂之猿丸舊栖相傳喜  
撰法師自宇治山來此信宿去是乎余曰是也  
于時日景傾而雨又催因心期它日乃歸纔出  
百谷既日昏矣不待已宿淀村民家燒搨而  
燥衣倦歎就眠余求藁數束倚之睡天明矣同



遊曰吾今聞之超白洲渡至彼岩居危乎一里  
乞尋之可乎雖期它後不知何日也余曰然也  
因而登舟水急如箭隸卒掩目篙子不勤從水  
之力操竿如遺到岸即行溪間奇絕往々可記  
是則琵琶湖之下流所謂稱海老尾者也遂見岩  
居其岩圍青山臨碧水其下百武許有鉅岩突  
兀高可十丈佳趣甚多空翠之中不可久留嗟  
乎非有仙風道骨豈能堪棲遲乎既而經烟村  
出石山它日欲討之必可從石山入先見岩居

而后抵曾束村或攀猿丸巔也若追慕長明之  
故事涉田上川亦可也余略記之以為後來追  
遊者之司南甲辰之秋九月十七日宿膳所記  
之





A

A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from the reverse side.



